

國學史綱要

困學紀聞參注

趙敬襄 著

中華書局

困學紀聞參注

奉新 趙敬襄 竹岡 著

卷一 易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

按魯恭傳云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然則此奏所云夏至正謂麥秋四月立夏之後與

月令合王云不同蓋承章懷注誤以爲五月之夏至也

卷二 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平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按九共帝告嘉禾皆在百篇之內伏生少所誦習
豈但見之而已因壁藏歲久其文磨滅止得二十
九篇以教而載其逸句於大傳中自來未有云秦
火以前尙書止於二十九篇者也謂孔子無刪書
事百篇而外仲尼時已亡尙可若謂九共等篇仲
尼時已亡其謬甚矣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
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馘方張有議

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爲罪歟全云重華協明尙是汎言其德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蘇公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詔之者不異班固之於寶憲矣時草制者爲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爲非強爲

之辨豈知深甯於此固有深慨也夫

按何說旣非全仍未核碑云相我三宗重華協明
協明者三宗非謂富公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霸者桓公非管仲也若以重華比人臣而謂出於
君子便無可疑不將啟文字之禍哉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
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
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閻云尙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其實
葵邱五命躬自犯者衆矣奚有于河

按桓公縱欲塞河安得如許土石況塞之保無汎
濫得無欲自廣而適以自害乎緯書中候何足信
也五命中桓公自犯者殊少立孝公爲太子未嘗
易內嬖如夫人如之已耳未嘗以妾爲妻潛邱必
謂康成爲是蔡傳爲非蓋通人之蔽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
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

臣字舊說不必改

按雖無臣字亦指邑姜爲是予有之文非可加於所尊且舅歿則姑老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尙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疾甚殆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

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
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
成王索隱云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
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

聞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
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

按孔壁之古文伏生豈有不見之理特不能見梅
賾所上之古文爾若金縢乃今文二十八篇之一
非古文也今本書大傳但云成王不葬周公于周

而莖於畢其雷風等語亦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
尙書洪範五行傳釋之然則以爲周公薨後者殆
漢儒釋洪範五行傳之異說史記因之而師古註
梅福傳誤以爲書大傳與其業恬傳索隱云不知
出何書實指成王有疾事深甯不誤本文故曰上
有臣字則過可振而諫可覺明係蒙恬語而尙待
攷其出何書乎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
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

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方云隗囂在康成前豈本康成哉蓋古讀如此萬云朱子取晁以道之說

按本此之此指史記非謂康成方說誤若晁解則最爲不通雖云朱子取之亦恐有誤且周公何自知後世有責其侍子之事而以揣度上帝乎後世責諸侯侍子恐其反也上帝亦恐三王篡已而責其侍子乎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

閻云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 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間說非

按東吳王氏尙書後案謂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當時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

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說亦非雄校書天祿
正中古文非特未嘗全亡并無脫簡不容據混入
之別本酒誥通篇言酒亦不能混入他篇韓非特
以其皆誥康叔語故統云康誥耳據法言問神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俄空明指序文而言不然則百篇之書亡者豈
獨酒誥乎今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雄或因序文不言止
酒之意故云俄空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耻其說發自蘇氏耳 萬云宋史
劉儀鳳傳雖是其言竟用栗議按朱子云云實乃至
論林黃中之言不可廢也

按此正周禮無可疑者謂爲變禮已非議其失禮
尤謬周公制禮必不如唐世奸臣諱國恤不言周
公旣歿召公見存豈容撥弃禮文備一時之冕服
以爲快如蘇言非詆康王直駁周公殆於言樹藝
而薄神農講鑿藥而譏黃帝也微周公烏知所謂
喪服而漫云爾乎三年之喪一脫衰服則爲非禮

不知爲此說者居喪盡能合禮否乎若尊號乃唐世不經之典宋人尤而效之孝宗旣立太上之名已正矣尊號之上雖不得已獨不能少踈服除邪韶美議是黃中議非不待智者而後知於卽位之禮毫無干涉王因韶美而疑語錄萬援語錄以庇黃中皆失之若何評則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